

海天片羽

石壁石

■ 王锡钧

石壁之名,乃由石起。然石壁并不多石,就那么几个。然,巨石也、奇石也、怪石也。

先说那个石壁。它在石壁墟的所在地,埋藏在一层土层之下,谁都不知道它有多大多厚。石壁墟的店铺就建在被土层掩盖的巨大石壁之上。只在地势倾斜临河之处,它才负土而出,裸露出它的边缘。即使边缘,仍然展现其巨壁之态。它横亘在河岸之上,陡仄纵横,恣肆铺陈,以其铁黑之色,显其浩然之野性。由于有这巨壁向河面突兀凸出,便挡住了从上游奔泻而下的流水。湍急的流水,翻滚着,旋转着,削壁而过,在石壁之下,形成一个深湾。这就是石壁之奇观。

南牛石。此石在离石壁墟东北方八公里的南牛山。那处有两座陡峭的山岭,相对而立,构成一个深深的山谷。其山谷绵延数公里,山谷两边陡壁,尽是绿苍苍的丛林藤蔓覆盖。而在两山夹峙的尽头合拢之处,兀自竖立着一堵黑兀兀的峭壁。其壁高36米,宽10米。它镶嵌竖立在山谷尽头的两岭结合部,形成一个巨大的峭壁,其势巍峨壮观。这峭壁顶端,有一个好大的凹口,有一股股浩大的水流,不停歇地从这个凹口腾跃奔泻而下,垂下一片发白耀眼的水带。这水带,一股脑儿跌落壁底下的水潭,发出了震耳的“隆隆”之声。而跌落水潭之水,溅飞起簇簇水花,腾起迷漫的水雾。这就是南牛山造就瀑布奇观的南牛石。

再说石虎。此石在石壁墟之东八公里万泉河北岸的临河之处。此石,因其酷似虎头而得名。它在一座大岭的岭脚下突兀而出,那巨石成虎头状,有凸起的额,有陷塌的眼睛,有斜直的鼻梁,有垂悬的下颌,还有从下颌收束向上的嘴巴。这虎头之后的石体,被丛林覆盖着,远看酷似一只气势威猛的巨虎,从岭中跃出而止伏于河边,似作吸水状,又似要跃过河去,令人叹为观止。清同治年间,石虎隔河对岸的南正村,有位官至同知的王景朝,被石虎的名胜所迷,在石虎石上刻下“步瀛洲”三个大字。

瀛洲,乃海上仙景也。这刻石题字,更增添了这石虎的文化内涵。

还有石龟。此石坐落于石壁墟北岸村边万泉河的浅水中。从椰林环抱的村庄走向万泉河,踩过一片沙滩,便见在距沙滩不远的河中,凸出一个巨石,呈椭圆形,石体中部凸起,前后低垂,酷似龟身。紧挨着此石,还有一个稍小而长的石头卧于水中。这个石头向河的终端变大而凸起,构成了龟的脖子和龟头。站在滩上远远眺望,这两个紧挨的石头,酷似一只巨龟正在向河水深处游去。这两个石头,凸于河中,河水流经其石,旋起一道道白色的流痕水带,更增添其石龟酷似泗水的动感。

还有状似石盆、经年盈水的石塘、壁立如屏的赤面岭石等,皆是令人赞叹的巨石、奇石、怪石。

感谢大自然的造化伟工,给石壁人赐予如此巨石、奇石、怪石,使石壁人得以享受这大自然无以伦比的自然景观。而石壁,亦以这巨石、奇石、怪石饮誉海内外。石壁人更因为生活在石的环境中,常与石为伍,受其石的灵性浸润,便有石的禀性,石一般刚毅的性格而倍受世人敬仰。谈起石壁,石壁人皆为有石而自豪!

岁月山河

阳光下的海南
——海南印象

■ 秦渭毳

看到啊?这里到处都是,像咱们中原到处都是杨树和柳树一样的。”

“是啊,真的暖和,风和雨都是暖的。是吹面不寒的杨柳风哩!”我对比似的告诉她,“差点飞不过来,机场关闭好几天了,刚开始放飞。老家的风正刺骨寒呢!”

“海南唯独今年最冷呢,出现了32年来最低温,以前在海口过年都只是穿衬衫,不要说三亚了。”她告诉我,“去年,我买条新裙子过新年!”

“可还是暖和啊!”我把车窗摇得更低一些。

“是了,阿姨,这里的雨也是阳光做的!”朋友的儿子像个“小向导”,快快地接口道。

“但是,”我的“小向导”又说了,“夏天的风可是雨做的!”

“为什么呢?”我不禁问。

“在中原夏天的风是热,夏天一热,哪里都热。在这里就不同了——”“小向导”乐呵着,问我的朋友,“是不是呀,妈妈?”

“是的。”朋友也说,“在海南只阳光下面热,往树底一站,立马就凉快了。”

“风是凉的,它是雨做的,一吹就凉爽了!”“小向导”肯定着。“阿姨,你到夏天还带弟弟来就知道了。”

“阿姨还没到呢,就预约‘还来’了!”朋友嗔他的儿子。

“阿姨还是先感受这雨做的阳光吧。”我和朋友笑着。

真的,阳光做的烟雨,暖融融的,陪伴我在海口的时日,它从雨烟,到雨丝,到雨滴,蒙蒙洒洒,让我见不到阳光,看不着白云朵,执著地飘着,撒着,落着,执著地告诉我,它是阳光做的,是阳光变的魔术,礼迎我的到来。

阳光做的海南雨,暖着我,随着我。

秋刀鱼·全家福

饭桌上,朋友告诉我,“这是秋刀鱼。”

“就是流行歌里唱的那条秋刀鱼,阿姨,你尝一尝。”“小向导”说着先给弟弟夹了一块。

“海南的秋刀鱼,是不是也带着阳光的香啊?”

向往阳光下的海南,向往海南的阳光,尤其是那大朵大朵的冬日暖阳——这个寒冷的冬天,寒假里我跑去海南半个月,在那里暖和着。

阳光做的烟雨

走下飞机,美兰机场正在烟雨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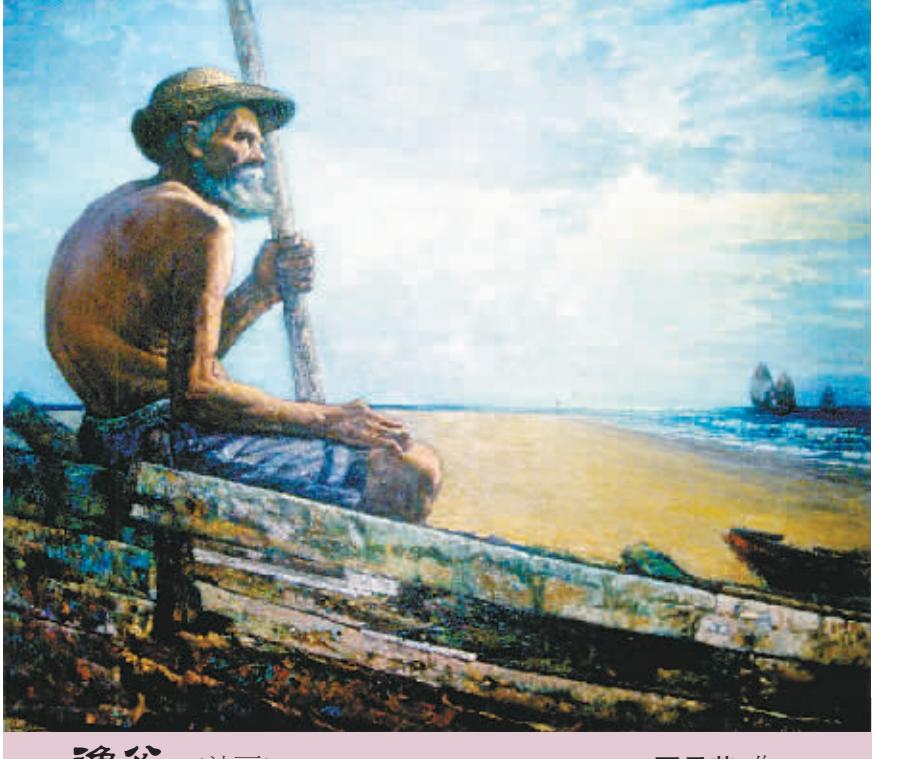
等着取行李,暖暖的气流缠绕出满衣衫的汗,棉衣早搭在臂弯,又扒了小外套,间或一抬头,看见朋友带着她的儿子已等在门口,笑脸伴着喊声和外面的大块绿色一起在闪进视野,呵,我感觉到海口的暖。

车子走在海口的街上,迎面扑来高高的椰子树和大大的芭蕉叶。

望着高高树上一堆堆的椰果,幼小的儿子有些担心,“妈妈,这是什么?会不会掉下来?”

“不会的,弟弟,这些椰果只是‘摇摇欲坠’罢了,不能真的掉下来。”朋友的儿子抢着告诉弟弟说。

朋友笑着对第一次到海南的我说,“是不是这些椰子树芭蕉树只在画册上挂历上



渔父 (油画)

丁孟芳 作

手记

五指山红叶是一首情诗

■ 孙乐明

见过北京香山的红叶,把都市郊区的秋天装扮得绚丽多姿。也见过新疆天山的红叶,那弥漫整个山野的斑斓秋色,用五彩缤纷的喧闹告別夏天,并在冬季的白雪来临前,进行着季节的最后宣泄,奔放而肆无忌惮。

没有想到的是,在海南的五指山,也能看到红叶,并且那么热情且无拘无束地牵起人们心中情感的涟漪。

一路欢笑伴着一路歌。当同行的编辑记者们,来到五指山深处的水满乡时,夕阳的余晖正把五指山的轮廓映照得如诗如画,只剩下山峰被云雾笼罩,始终不肯露出真面目。

“快看哪!红叶!”在一处栈道的入口,有人惊喜地喊起来。

与北国红叶的热烈奔放比起来,五指山红叶没有瑟瑟的秋风做伴奏,只有清新的凉意铺垫着秋天的底色;没有陡峭的峻岩当衬托,只有满山的绿色作背景。这一切都显得那么温柔平和,朴实质然,如绵绵的情话娓娓道来,如温柔的画卷徐徐展开。

第二天一大早,大家终于得见五指山的山峰,在晨雾和云雾缭绕中露出峥嵘。沿栈道走下河谷,再拾阶而上,陡然间抬头望去,山坡上一派层林尽染的景象。

在层次分明的绿色包围中,红叶随风而动,摇着,飘着,响着,是那么强烈地吸引人的眼球。

看红叶最美丽的瞬间,是它们脱离大树母体飘落空中的过程,随风而舞蹈,自由而轻盈。

它们飘逸的舞姿中,饱含着对夏天热烈的眷恋,对树干的依依不舍,甚至有些不肯离去的意味。只是季节的风雨,才使它们不得不进行着这样的生离死别。于是,它们的色彩变得格外绚丽多姿,似乎向森林散发出强烈的信号:我要离去,我不得不离去,但我

要以美丽的姿态离去。

不错,当它们一片片飘落在地上,把大地也装扮得如此美丽。它们化做泥土和营养,滋养着大树母体,以另外的方式,酝酿来年的再次相聚。这是多么执着、多么无私的热爱和相守!

五指山的红叶落地后,不像北国的红叶在沙沙作响的秋风中风干,卷曲,或者到处飘散,而是忠实地厮守在大树下面,在被轻飘的云雾和雨露打湿后,柔软润滑,一层层,一片片,把人的心思也打湿了。

如果说北国的红叶是一首旋律高昂的赞美诗,为高山上雪原的到来朗诵着壮美的前奏,那五指山的红叶,就像一首婉约舒缓的情诗,在满是秀美和温柔的意象里,抒发着小桥流水般的南国情怀。

突然想起那句表达相思的诗句,“红豆生南国,此物最相思”。看着手中的五指山红叶,再和上一句,“红豆生南国,此物最相思”,不是也挺合适吗?

林,鲜花护路径。人立花丛中,犹如在仙境。海水送海风,拂面好滋润。《咏蜈支洲岛》古往今来,写海的诗不计其数,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蓝色,这位老先生的眼睛真好,由于这里海底生长着大面积的珊瑚,在太阳照射下,他竟观察出海浪呈现出的三种不同层次的颜色。而且将沙滩上的沙子比作银粉,这也只能是在阳光灿烂的正午才能出现的景观。

老先生还有一句诗,它让我读了一遍,又读一遍:“客房屋大海,大海望无边。极目远眺望,白帆点点点。”(《礼赞三亚金风凰粤海景酒店》)我翻来覆去读的是第四句,想他为什么不写“白帆一点点”,不写“白帆千点”,也不写“点点白帆”,而偏要写“白帆点点点”呢?势必是他认为那些修辞都太俗气,前人或许早已有过。这个老头儿真够胆大,他要出奇制胜,竟敢不拘一格,史无前例地连着用了三个“点”。既然无边大海上的白帆很多,远非一二可数,千万又数不过来,那么他就索性不去数了,也不用诗人爱用的数词,点点点吧,你说多少就是多少!

《岛泉诗作选》的自序写道:“我的家境贫寒,父亲没上过学,但喜欢认字。经自学勉强粗通文字,最后竟可看报,忙季节农事时,要打锣鼓给大家助兴,他打起锣鼓,居然能唱全本的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和全套的《盘古开天辟地》。”作者幼小的心灵为这般的美妙的民歌所滋养,所迷惑,难怪长大以至到老,如此钟情于诗。

这本书是三位一体的,有诗,有画,有画,大抵也是老先生的创意。唐玄宗二宗时,有诗僧虔,诗书画皆工,时称“虔三绝”。而今萧岛泉先生要出版一本《诗书画联袂》的书,不仅比喻海南美景如诗,如画,还把自己晚年离休后的生活方式也蕴含进去了。

果真如是,这本书就更有意思了。

2009年1月11日草于听风楼
(本文发表时有删节)

文学评论

岛泉先生与海岛万泉之缘
——读《海南吟唱录》兼谈旧体白话诗风

■ 野莽

中国最早的诗歌选集是《诗经》,《诗经》的风、雅、颂里最好的是风,风里的诗都是民歌,有的现在读来看似古奥,但在当时却也是大白话。譬如魏风中的《硕鼠》:“硕鼠硕鼠,无食我黍。三岁贯汝,莫我肯顾。”大老鼠精呀大老鼠精,别吃我家的大米行不行,三年来你们都吃习惯了,一点也不同情我们老百姓!庸风中还有一首《相鼠》。那就更是大白话了:“相鼠有皮,人而无仪?人而无仪,不死何为?”老鼠都还有一张皮,做人怎么能没礼仪?做人连礼仪都不讲,你还活着有什么益?

知识分子写诗,自战国屈原、宋玉的《楚辞》之后,直到汉朝也没出现佳作。正是没有,才在汉武帝的领导下成立一个名叫乐府的中国音乐家协会,派人到民间采集民歌,这就有了随后的乐府诗。哀帝不愛音乐,诏罢乐府,东汉复兴,光武帝又“广求民瘼,诏纳风谣”,通俗浅白的乐府诗遂风行一世。汉末建安最著名的一首长诗《孔雀东南飞》,其俗白的程度妇孺皆懂:“孔雀东南飞,五里一徘徊。十三能织素,十四学裁衣。十五弹箜篌,十六诵诗书。十七为君妇,心中常悲苦。”《古诗十九首》是乐府诗中的最受吹捧的,然而它却是文人仿作的匿名诗,直到魏晋,才开始出现公开的创作和大诗人,如曹植,猜测着,争论着,最后,俩夫妻们纷纷以这两棵树为榜样,站在它们下面“拍照留纪念,美满过一生”。

萧岛泉先生在给我的信中,谦称他的诗大多不合古体的章法,只能算是顺口溜和打油诗,故此取名《吟唱录》。这便令我对老先生越发的喜欢了,因为我喜欢打油诗,除了打油诗的“江山一笼统,水井大窟窿,黄狗身

上白,白狗身上肿”,还有鲁迅先生的《赠邵其山》:“廿年居上海,每日见中华。有病不求药,无聊才读书。一阅腔就变,所砍头渐多。忽而又下野,南无阿弥陀。”这个无所不通的文豪,他故意地连韵都不押,海、华、药、书,他故意地要制造一种令人哭笑不得的荒唐效果,这种效果是工整的平仄对仗和灿烂的引经据典所不可比的。

诗源于歌,不好吟的诗不是好诗,不好唱的歌也不是好歌,如此说来顺口也便成了诗歌的原则。当然是原则之一,诗歌要好吟好唱,好吟好唱的却未必全是好的诗歌,诗人和歌者站在了劳动人民的对立面,所吟所唱的水平哪怕高到了天上,那就连人带作品都不是好东西。萧岛泉先生自称的顺口溜和打油诗,他写的是好唱的,同时也是健康可爱的。

《美丽呀诺达,欢乐呀诺达》中,这两段可以被选出来作曲:“但见藤缠树,又见树缠藤。究竟树缠藤,还是藤缠树”,“藤树互交叉,如同俩情侶,拥抱共存荣。”“更有两榕树,大显其神奇。树干互交叉,如同俩夫妻,何时成的亲,谁也说不清。人称夫妻树,实在太逼真。”他真是把诗写成了老百姓的大白话,而且重复“罗嗦,反葫芦倒水。但是惟其这样才自然,它才可爱,你们看吧,一群欢乐的游人,来到神奇的树下,指点着,研究着,猜测着,争论着,最后,俩夫妻们纷纷以这两棵树为榜样,站在它们下面“拍照留纪念,美满过一生”。

萧岛泉先生的诗,我看它是从乐府诗里吸取了最天然的营养。在《海南印象》中他写

小小说

收旧货

■ 符浩勇

腊月廿三一过,就有人招呼收旧货的詹承宜回家过年,他却不慌不忙地说,还早哩,再等等,那口气,似乎在等待着一种意外的收获。因为年关这一阵是一年中收旧货最忙的时候,城里人都要处理掉一些旧东西,图个洁浩净净过新年。

詹承宜

十分庆幸在进城后迅速确定了收旧货,虽然收旧货只能赚很少的钱,有时候还会被人骗了,还要倒贴一些。

他相信钱会积少成多的,

只要能够不辞劳苦,收旧货说不定也会有意外好运的。

然而,今年他收旧货的城南锦绣花

园小区贴出告示,请业主们倍加小心,

尤其对收旧货的不能轻易混进小区。本

来他可以推着拖板三轮车来,这下连他都不让进去了。业主的旧货就堆在车

库里。

眼看到了年根,詹承宜就忍不住跟守门的保安急说,我到这个小区,比你还早呢,小区里的人,都认得我,却见不得都认得你呢,你又不是没见过我,你又

是不认得我,你说不给我进去,你这样我可损失大了。我这一年关就白等了,

一年里我也就等着年关的这几天好日子。这有道理吗?保安佩得很说,认得你

是认得你,不能进就是不能进,给你进去了,我就得出去了。你损失什么呢,反正谁家都没有卖,早晚也是你的,等过了这年,你再进去吧。你是老主顾了,会惦记着留给你。怎么没有道理,不让收旧货的进,就是道理。

他们吵吵嚷嚷的时候,门卫保安部

的班长来了,班长和詹承宜是老乡,他看

到老乡像看到救星了。班长却将他拉到

一边悄声说,晚上十点后,我当班,你再